

行者玄奘

囊括万千佛法、佛理、修心智慧、人生真谛的小说

草原佛迹 昌如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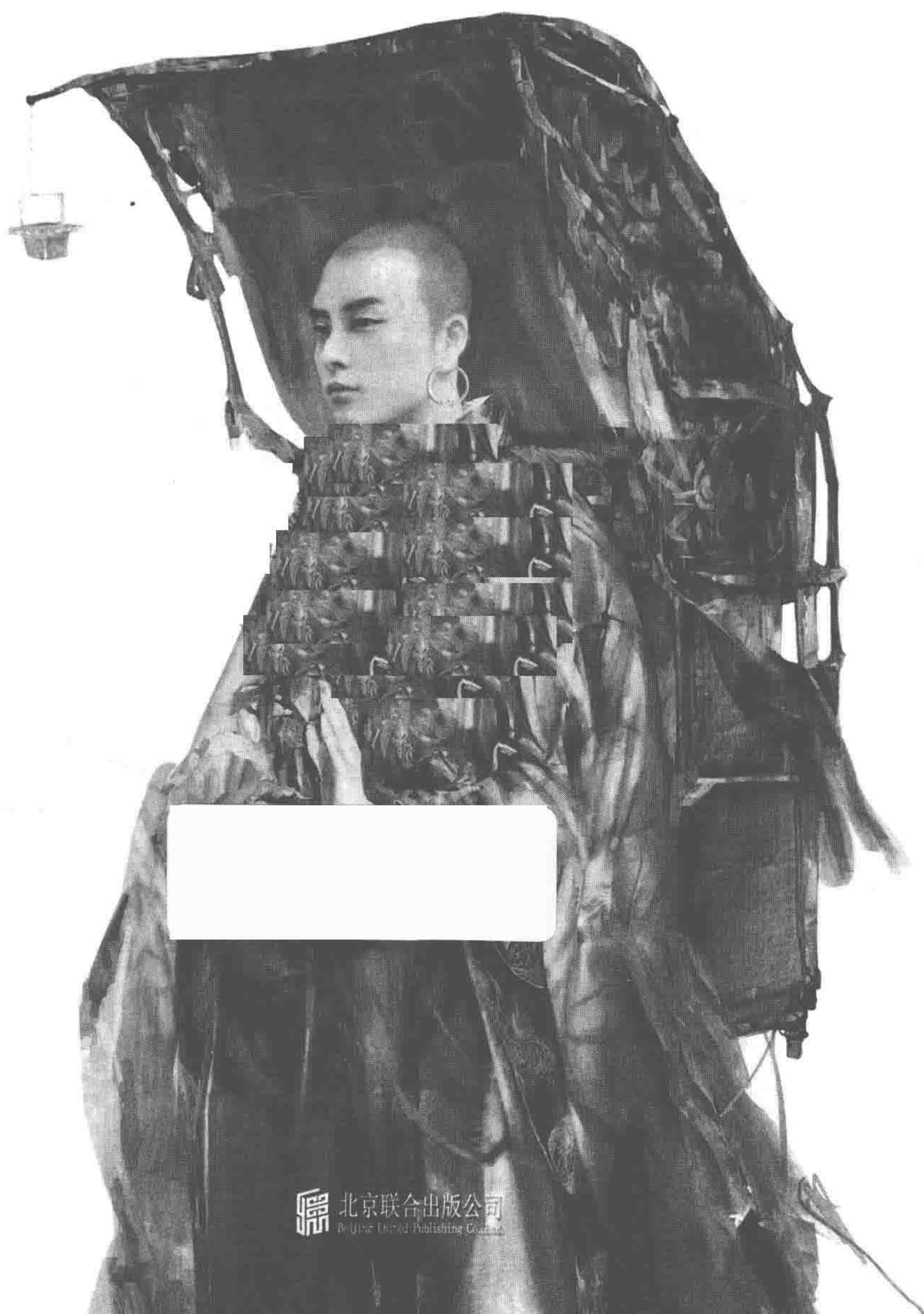
4



行者玄奘④

草原佛迹

昌如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行者玄奘. 4 / 昌如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
司, 2017.4

ISBN 978-7-5596-0216-9

I. ①行… II. ①昌…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79518号

行者玄奘. 4

作 者: 昌 如

选题策划: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夏应鹏

封面绘画: 翁子扬

装帧设计: 颜森设计 刘珍珍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436千字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23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0216-9

定价: 36.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目录



CONTENTS

-
- 第01章 就叫它热海吧……………001
- 第02章 统叶护的玩笑……………014
- 第03章 狂欢的草原……………025
- 第04章 名城素叶……………037
- 第05章 唐使刘善因……………049
- 第06章 小孤城的汉家苗裔……………061
- 第07章 一沙一世界……………072
- 第08章 火神统治的国度……………084
- 第09章 你今晚必死……………094
- 第10章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106
- 第11章 峡谷惊魂……………119
- 第12章 你也不会例外……………132
- 第13章 众生的本来面目……………142
- 第14章 越过铁门关……………153
- 第15章 没有活气的活国……………165
- 第16章 阙律的阴谋……………177

第17章	前往小王舍城·····	187
第18章	纳缚伽蓝的圣物·····	198
第19章	转身，真的很容易吗·····	210
第20章	雪山、火神与强盗·····	221
第21章	山洞里的道场·····	232
第22章	梵衍那的大佛像·····	243
第23章	跋涉大葱岭·····	253
第24章	黑岭迷踪·····	264
第25章	质子伽蓝·····	275
第26章	你欠我一个解释·····	286
第27章	山也会长高·····	297
第28章	进入婆罗门国·····	307
第29章	这个半岛叫什么·····	317
第30章	八万四千由旬·····	328
第31章	贼者人也·····	339
第32章	犍陀罗的佛教世界·····	350



第01章

就叫它热海吧

巍峨的大葱岭一望无际，雪线以下，古铜色的山体上刻满沧桑，那是雪山融化留下的印痕。

玄奘沿着这些深浅不一的印痕往山下走，大大小小的顽石从他身边一直堆积到遥远的天边。

回望来路，冰冷的雪峰高高在上，冷漠地注视着从它身上蹒跚走过的渺小的人类。

绿色越来越多，从苔藓般的地衣到伏在地面上的小草，从低矮的灌木到高大的松树，很快便形成了郁郁葱葱的森林。

森林里长满了野山菇、胡桃、杜松子，这些都是大山的礼物，采来便可直接入口。饱餐一顿后，玄奘又摘了一些放在干粮袋里做补充，便大踏步地下山了。

一只动物敏捷地从他身边跳过，闪到岩石的背后。紧接着又是几只，其中一只还回过头，好奇地打量了一下这个奇怪的两条腿生物。

玄奘认出，这是一群岩羊，它们通常在高原地带活动，他已经不止一次见过它们了。

他朝着这群生灵合掌致意，不管怎么说，它们才是这片高原的原住民。

走了七八天，玄奘突然发觉，脚下的植物少了许多，取而代之的是许多大大小小的岩石。

转过一道弯，一个巨大的湖泊出现在眼前，湖周数千里，透过那袅袅升起的白色雾霭可以看到，湖面平滑如镜，湖水深不可测，在天地间泛着神秘的青色……

玄奘走到湖边蹲下，伸手掬起一捧水。这湖水显然是从雪山冰川上而来，冰冷刺骨，却又极为清澈干净，令他情不自禁地心生喜爱之情。

捧到跟前喝了一口，却又立刻皱着眉头吐了出来。



第四部 行者玄奘

原来，这看似清澈纯净的湖水竟然又咸又苦，无法下咽。

玄奘甩掉手上的水，站起身来，默默地朝四周打量着。整个大湖安静地沉睡在群山雪峰之中，任四面八方的河流纷纷奔注湖中。高原特有的明净的天空，包含着那丝絮般的云朵，悠然滑翔的苍鹰，巍峨的雪山群落，徜徉在坡地上的牦牛、羊群……尽收湖底，也把那静谧安详的气氛，甚至草甸的清香芬芳，一并收了进去。

远来的僧侣久久伫立在这片宁静之中，不忍离去。尽管他知道，前面的路还很长很远，自己是不能久留此地的。

一声娇憨的童音恰于此时传来，没听清说的什么，却把玄奘结结实实地吓了一跳！他已经有多久没听到人声了？

回过头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群绵羊，相互拥挤着朝湖边走来。玄奘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在熙熙攘攘的羊群里，看到一个比羊高不了多少的小女孩。她顶多四五岁年纪，以至于当玄奘第一眼看到那一头蓬松的深棕色卷发时，还以为是一头毛色奇特的羊呢。

小牧羊女显然不想让她的羊群到这湖边来——湖水是咸的，湖边植被又少，过来干什么？她奔跑在羊群之间，跌跌撞撞，不停地吆喝着，想把羊群赶往别处。只可惜她年纪太小，又似乎没多少经验，这么一吆喝，羊群反而散得更开了。

玄奘忍不住走上前，帮她把四散的羊群稍稍聚拢起来。小牧羊女朝他甜甜地一笑，又奶声奶气地说了一句什么，似乎是在表示感激之意。

玄奘听不懂她的话，只觉得这声音嫩嫩的，像糯米一样柔软、甜香。又见她年纪幼小，模样极为惹人爱怜，便蹲下身，试着用自己所知的各种语言与她交谈，向她询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可惜的是，小女孩说的话既非吐火罗语系，也非粟特语系，不管玄奘说什么，她都只是睁着一双大大的眼睛，无辜地看着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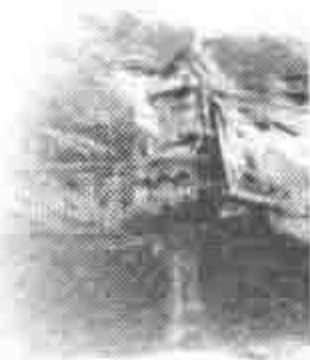
无奈，玄奘干脆重复她说的话，再配上手势。小牧羊女“咯咯”地笑了，明媚的小脸儿极为欢畅。

这小姑娘定是附近村落里的。玄奘心里想着，站起身来朝四处张望了一下。

这一带全是崇山峻岭，看不到一户住家。这么小的孩子，总不会是从很远的地方跑来的吧？

玄奘正觉得奇怪，身后又传来一声清脆的童音。那个小牧羊女欢呼一声，撒腿跑了过去。

玄奘回头看时，却见小牧女的身边又多了个小姑娘，正歪着脑袋，用一双神秘的蓝色眼睛打量着他。



她十二三岁的样子，一张圆脸儿红扑扑的，显示出天然的美丽和质朴。颈项上套了一串木质珠链，紫红色的珠子，映着高原的阳光，荧荧闪光。

跟在她身后的，同样是一群绵羊，黑白两色，活像滚动着的绒球。

前面那个四五岁的小牧羊女已经跑到了她的身边，一张小嘴叽叽呱呱地说个不停，眼睛还时不时地朝这边张望。

那新来的女童再次打量了玄奘一眼，便走过来，又叽里咕噜地问了一句话。

玄奘听不懂她的话，却也能凭着那双干净透亮的眸子猜到，她一定是在问：你是谁？为什么会在这里？

虽然还是个孩子，但玄奘依旧认真地合掌答道：“沙门是个过路人，途经此地，歇息一下。”

他说的是吐火罗语，这种语言他现在已经能够很熟练地使用了，可惜这小姑娘和那幼女一样，一脸茫然，显然没有听懂。

大葱岭有着辽阔的疆域和谜一般的历史，其中最令人晕头转向的就是那些纷繁复杂的语言和文字了。

既然吐火罗语在这里不管用，玄奘又试着将刚才的话用不太熟悉的粟特语说了一遍。这是西突厥的官话，雪山中的很多国家都在使用。他想，这个女孩儿年龄大一些，说不定能听懂。

果不其然！这一回，少年牧羊女听懂了，她上下打量着身上还带着冰凌的玄奘，仿佛见到了怪物。

“你是从……山那边……过来的？”小姑娘闪动着明亮的蓝眼睛，改用生硬的粟特语问，“那儿很冷，是不是？”

显然，这也不是她的母语，她说得很不自如。

“是啊，那里很冷。”玄奘感慨地回答，“不过，最让人难受的不是冷，是头痛病。”

小女孩纳闷地看着他，突然想起一件事：“不对！突厥大可汗封锁了商道，商人过不来！你是怎么过来的？难道……难道……”

她看着远处的雪山，目光中充满了敬畏。

玄奘点点头：“不错，我就是从那座雪山上翻过来的。”

“不可能！”女孩儿叫了起来，“山上有暴龙，没有人可以翻越的！”

玄奘道：“我现在在这里，就已经证明，这座山是可以翻越的。”

“你是……暴龙的……朋友？”小姑娘的眼中充满敬重和好奇。

“不是。”玄奘摇头道，“我没有遇见暴龙，上山前倒是听人说起过。我在雪山上走了七天，始终没有见到它。”



第四部 行者玄奘

“所以，你还活着。”小牧羊女走过来，看着他肿得像馒头一样的手背，认真地说道，“你头痛，就是暴龙在作怪。没有人见过暴龙，从来没有。见过的人都死了。你没有遇到，是幸运！”

说到这里，她在湖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开心地踢着两只脚，很自然地同玄奘聊了起来。

“我天天都在这里放羊，以前，老有人从那边过来。他们都是商人，要做生意、挣钱，很忙很忙，对别的事情都不感兴趣。你和他们不一样……你也做生意吗？为什么是一个人？”

“我不是做生意的。”玄奘温和地回答道，“我是个僧人。”

“僧人？僧人是做什么的？”

玄奘愕然，这小姑娘居然不知道什么是僧人！

显然，这湖区一带并不信仰佛教，而这孩子从小到大又一直没有离开过这里。

“你为什么不说话？”小牧羊女歪着头问，“僧人都是你这样的吗？”

玄奘有些迟疑，一时想不起该如何向她解释这个概念。

先来的那个幼女在他们身边天真地跑来跑去，顺手采摘着野花。

玄奘突然想起了女儿国，想起那个不谙世事的小女王。眼前这个少女比迦弥罗还要小两三岁，又在这山野之中与世隔绝，因而显得更加不通世事。

“我叫比拉姆。”少女似乎不怎么在乎答案，开始比画着自报家门，“就是那种两头尖尖、往上翘的小船，是巫医给我起的名字。”

玄奘点头道：“很好听的名字。巫医是从外乡来的吧？”

“咦？你怎么知道？”比拉姆惊奇地问。

“我猜的。”玄奘道，“你说比拉姆是那种小船，这是粟特语的说法。你的粟特语也是跟他学的？”

“是哥哥教的。”比拉姆道，“巫医是个外乡人，他教我们村的男孩儿写字、讲粟特话。哥哥学会了，回家教给我。”

“阿弥陀佛。”玄奘合十道，“巫医真是功德无量。他是突厥人吗？”

“不是。”比拉姆道，“他说，他的国家叫，叫……飒……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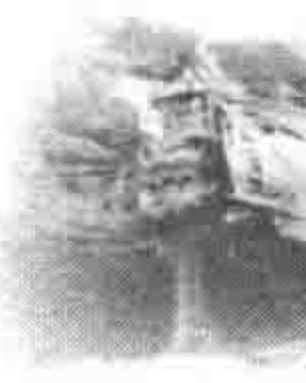
“飒秣建国？”玄奘提醒道。

“对！飒秣建国！”比拉姆高兴地说道，“你也是那个国的人吗？”

“不是。”玄奘道，“我是大唐人。”

“大唐？”比拉姆显然没有听过这个地名，茫然地问道，“在什么地方？”

“在东方。”玄奘随手朝凌山的方向一指，“在山的那一边，很远很远的地方。”



说到这里，心中不禁有些怅然。

离开长安已经一年多了，故国随着他的脚步越来越远，佛国却还远在天边。也不知自己此生是否还能完成西行求法的心愿。

“嘿！”比拉姆突然推了玄奘一下，把他的思绪拉了回来。

“你经常这样，呆呆地想事情吗？”她奇怪地问。

“不常这样。”玄奘笑道，又指着那个跑来跑去的幼女问，“她是你妹妹？”

“不是。”比拉姆摇头道，“她叫哈兰，和我是一个村的。她太小，我要照顾她。”

这时，小哈兰已经采到了一大捧野花，编成一个花环，蹦蹦跳跳地跑了过来，爬到玄奘腿上，将花环套在他的脖子上。又用手指着那个大湖，跟比拉姆说了一句什么，两个女孩“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玄奘伸手将小哈兰抱在怀里，问比拉姆：“她刚才说什么？”

“她说，她看见你喝湖水了。她问你，好喝吗？”

比拉姆一边问，一边自己先笑了起来，样子显得稚拙可爱。

玄奘也笑了：“你跟她说，一点儿都不好喝。”

比拉姆跟小哈兰一说，怀里的小姑娘再次笑得身体发颤。

玄奘将目光再次投向那青黑色的湖水：“这湖也真是奇怪，这么冷的天，居然也不结冰。”

“这是圣湖！从来不结冰。”比拉姆骄傲地说道，“再过些日子，我们会在湖边举行祭礼，祈求风调雨顺，草长得好，牛羊多多。”

小哈兰坐在玄奘腿上，挥舞着两只小手，又叽叽呱呱地说了起来。

比拉姆替她翻译：“她说，这是一座神湖，是神女梳妆用的镜子。”

一边说，一边比画了一个梳头的动作。

“是雪山神女吧？”玄奘笑问。

比拉姆把他的问话说给小哈兰听，小哈兰用力地点着头，又接着往下诉说……

比拉姆翻译道：“她说，夜晚的湖底有星星，那是神女撒下的珍珠。湖底还有行宫，是神女沐浴时住的地方。她们身上披着夜明珠，缀饰着璎珞，所以，湖底永远都是明亮的。还有很多美丽的花朵，谁要是能摘到，神女就会保佑他终生吉祥如意，无灾无难……”

小姑娘美好的叙述，在苦行僧的心中激起无比的欢欣，驱散了旅途中的所有疲劳和痛苦。再看那个神湖，只觉得水面上斑驳的光影，似乎都涂抹上了一层梦幻般的色彩，显得更加迷人……

“但愿我没有惊动湖神。”玄奘略带几分歉意地说道。



“惊动了也没有关系。”比拉姆宽慰他道，“我们的湖神，对外乡人是很宽容的。你家离这儿远吗？”

玄奘点头：“很远很远。”

“走了那么远，就在这里歇歇脚吧。”小姑娘热情地邀请道。

玄奘微微摇头：“不，我还要到很远的地方去。”

“你还要走？”比拉姆似乎很惊讶，“去哪里？”

“去天竺学习佛法。”

“天竺是什么地方？离这里远吗？”

“很远很远。”玄奘道，“天竺是佛陀诞生的地方。”

比拉姆并没有再继续追问佛陀是什么，她说：“既然还很远，你就在这里多住几天，陪我说说话，好吗？”

玄奘不禁一愣：“没人陪你说话吗？”

小牧羊女点了点头，脸上露出落寞的神情：“这里人很少。小时候，我还有姐姐，还有女伴儿。可是现在，她们都嫁走了，只有小哈兰陪着我。她太小了，什么都不懂。有时候，山外面会有商人来这里，我就和他们说话，他们中间有好玩的，会讲很多外面的故事；有的就很闷，只知道做生意、挣钱。”

玄奘笑了：“商人嘛，当然要做生意挣钱了。”

“可是太闷了。”比拉姆说到这里，像大人似的叹了口气，“现在，大可汗封锁了商道，就算是那种很闷的商人，也见不着了。”

听到这里，玄奘心里一动：“比拉姆，你可知大可汗为何要封锁商道？”

“不知道。”比拉姆道，“这件事，和我没有关系。”

她眨眨眼睛看着玄奘，调皮地提议道：“你若想知道，就住我家里，等他到这儿来打猎的时候，你自己问他。”

玄奘并未在意小姑娘眼中狡黠又热情的目光，只问道：“大可汗经常到这一带来打猎吗？”

“是啊。”比拉姆张开两只小手，兴奋地比画起来，“我们这儿的野物特别多，圣湖边上有老虎，还有很多野牛、山羊，个个都那么大！还有兔子、獐子、狍子、狐狸……还有成群的狼和野狗……大可汗每年都来，他带着军队来，好多好多的人马，很威风！”

说到这里，她的脸色突然阴沉了下来。

“怎么了？”玄奘问，“想是大可汗带那么多兵马来，打扰了你们的清静？”

“不是。”比拉姆闷闷地说道，“前年，大可汗来到这儿，他身边有个官儿，看上



了我的姐姐依若姆，大可汗带着好多人马到我家里，说要把姐姐带走。他们手里有刀，很亮很亮。阿妈都要被他们吓死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姐姐带走了。现在，两年过去了，我们再也没有见到姐姐。阿妈常念叨，也不知依若姆现在过得好不好。”

听了这话，玄奘也只能安慰她道：“既然是个突厥官员，你姐姐嫁过去，至少不愁吃穿。”

“我知道。”比拉姆垂首道，“阿妈也是这么说的。”

玄奘心中暗想，真是赶得早不如赶得巧。这样看来，不需要到可汗浮屠就有可能见到那个突厥可汗了。若是一切顺利，在这个地方便可得到那位草原霸主签发的关文，以后的路程也不至于再遇到很多障碍。

怀里的小哈兰见他不说话，又奶声奶气地来了一句。

“她问你在想什么。”比拉姆转述完毕，又突然叫了起来，“你不会真的想去问大可汗吧？别犯傻了！我跟你讲，大可汗很厉害的，他身边的人个个都像恶狼一样！你别……别往前凑，当心他们不高兴，砍了你的脑袋。”

听到这天真的提醒，玄奘忍不住笑道：“你放心吧，在没有到达婆罗门国之前，沙门会好好爱惜自己这颗脑袋的。”

说罢拍拍自己的头，两个女孩儿都笑了。

“到我家去吧。”比拉姆已经跟玄奘混熟了，热情地发出了邀请，“就在那边山脚下。刚挤的羊奶，掺在青稞面里，做出来的热粑粑，好吃得很！”

这真是一个难以抵挡的诱惑。玄奘也记不清自己已经有多久没有进过热食了，只记得在雪山上的那段日子，他一直啃着怀里冰冷坚硬的馕饼，只啃得咽喉肿胀，嘴巴都起了泡。

他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压住了心中的诱惑，歉意地摇了摇头：“我还要赶路。”

这话虽不是假话，但也明显是托词。按说出家人是不该拒绝施主的好意的，这也是一种结缘，为众生种福田。可比拉姆毕竟是个年幼的小姑娘，还不知她家里都有些什么人，是否方便接待游方僧人，因此还是推辞掉比较好。

比拉姆不高兴了：“晚上不赶路！”

但是玄奘显然不打算改变主意，小姑娘的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

但毕竟年纪还小，只过了一会儿她就又开心起来：“你现在不赶路吧？我们两个也不回家，陪你说话。”

说罢，她又对小哈兰说了句什么，小哈兰很高兴地点了点头。

看来，常年在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放羊，她们也确实太寂寞了些。



第四部 行者玄奘

玄奘没有再拒绝。他素来坦荡，并非迂腐不堪之人。何况跟这小姑娘交谈，还可练粟特语，这样以后见了统叶护可汗，语言上会更方便一些。

不过，想到自己九死一生，昨天还在风雪中挣命，今日就跟两个异国孩子坐在一个大湖边上说说笑笑，倒也是奇事一桩。

此时已过正午，美丽的圣湖在蓝天下呈现出一片宁静的碧蓝，透明得让人难以置信。雪峰倒映在平滑如镜的湖面上，正反两幅画面几乎难辨真假。而当清风拂过，银色的浪花层层推进，汪洋无际，又像是一幅巨大的青蓝色丝绸。

玄奘抱着小哈兰站起身，默默凝望着眼前的圣湖。波浪簇拥着天光云影，水汽氤氲成淡紫色的雾岚，看上去如梦似幻。远处，几十条河流汇入其中，水流迅急，犹如百川入海。

突然，一条鱼儿从湖里跳了出来，溅起一小片涟漪，很快水波便消失了。

“你看什么？”比拉姆问。

“沙门在想，这圣湖冬天不结冰，定然有它的理由。”玄奘沉吟道，“这水看起来很深……”

“当然深了。”比拉姆笑道，“去年，有个远方来的商人，什么都不懂，就到圣湖里捕鱼，说要……烧着吃。鱼也可以吃吗？鱼龙难道就不会发脾气？那个人后来掉下圣湖，淹死了。”

玄奘觉得有些奇怪：“这湖里不是女神的宫殿吗？怎么还有鱼龙？”

“当然有！”比拉姆道，“鱼龙是圣湖的守护神。女神不在的时候，它就在这里，维持湖里的洁净，保护湖中的生灵。所以，我们这里的人，都要向鱼龙祈祷，求它赐福。你们这些外乡人，千万不能到这湖里游水或抓湖里的鱼。”

原来如此。玄奘欣慰地想，托生在这里的鱼倒是有些福分。

“你家乡也有这样大的湖吗？”比拉姆突然问道。

“有啊。”玄奘道，“大唐有很多非常大的水域。”

“那里面也有鱼龙吗？”

玄奘摇头轻笑道：“没有鱼龙，不过有龙。”

“龙？”比拉姆认真地想了想，“是不是跟鱼龙一样？”

“不一样。”玄奘道，“在我的家乡，龙可不是什么守护神，它是水里的王，就像人间的帝王一样。”

“就像……大可汗？”比拉姆迟疑着问道，“你见过龙吗？它长什么样？”

“我只见过画上的龙。”玄奘道，“它长着鹿角、鳞身、鹰爪，双目如电，能腾云



驾雾、翻江倒海，确实很威武。不过，我从未见过真的龙。”

“有人见过真龙吗？”

“大概有吧。”玄奘道，“传说，从前有个姓叶的人，非常喜欢龙的样子，于是就在家中的墙上、柱上画满了龙。有一条真龙被他的诚心感动了，于是飞去见他，差点儿把他给吓昏了。”

比拉姆“咯咯”地笑了起来。

“我们这里的鱼龙，是可以看到的。”笑了一会儿，比拉姆得意地说道，“如果你在湖边住下，就会见到。它会在水面上一跃而出。”

玄奘奇道：“你的意思是说，鱼龙有时会跃出水面，就像那条鱼一样？”他指了指水面，刚才正好有条鱼从那里跳出。

“嗯。”比拉姆认真地点着头，张开手臂比画着，“我见过一回，鱼龙很大很大！”玄奘想，才见过一回，看来这里的鱼龙也不是经常出来。

比拉姆依旧兴致勃勃，提议道：“你住在我们村，每天来这里，就能见到。”

玄奘笑着摇头：“这主意不错，可惜沙门等不起，我还要上路。”

“又要上路……”比拉姆的脸沉了下来，显得有些悻悻的，“你刚才说，要去天……天……天上？”

“不是天上，是天竺。”玄奘笑着纠正道。

“天竺——”怀里的小哈兰抢先重复了一遍，发音极其精确。

“真聪明。”玄奘夸了她一句。

“天竺——”比拉姆喃喃地重复了一遍，“是在什么地方？”

玄奘往西一指：“从这里一直往西，一直往西……慢慢地就走到了。”

其实对于天竺，他的心中也只有一个大概的方位。自打出了长安，他一直都在往正西的方向走，在他看来，佛国当然在西方。

“再往西去，你会碰到突厥人的！”比拉姆忍不住叫了起来，“你不能过去，他们会把你当猎物一样，射成刺猬！”

看她如此紧张的样子，玄奘心中既感动又好笑，温言宽慰道：“放心吧，沙门小心一点儿，不会被射成刺猬的。”

见比拉姆仍是一脸担忧的神色，玄奘索性岔开了话题：“你们这圣湖有没有名字？”

“就叫圣湖啊。”比拉姆奇怪地答道。

玄奘道：“圣湖也该有自己的名字。不然若是有人问起，哪个湖是圣湖？你怎么回答？”

“圣湖……就是圣湖啊。”小女孩被这个外乡僧侣绕晕了，皱着眉头不解地问道，



第四部 行者玄奘

“它应该……有名字吗？”

“当然。人中也有圣者，他们也都有自己的名字。”

“那，你给它起个名字，好不好？”比拉姆来了兴趣。

玄奘不禁哑然失笑，心说这小姑娘还真有意思，我一个过路的外乡人，起的名字怎能作数？

但看到小姑娘热切的目光，显然是把这件事当成了一件大事。玄奘心想也罢，反正这湖也没有名字，自己就随便起一个好了，哪怕在别人那里不作数，至少这两个小姑娘暂时是承认的。

这么一想，玄奘倒来了兴致：“沙门刚才数了一下，总共有九十多条河流汇入这个湖中，恰如百川归海一样。这湖又从不结冰，就叫它热海吧。”^[1]

“热海——”比拉姆重复了一遍，高兴地拍手道，“好啊，就叫热海！”

她随即又用本族的语言把圣湖的新名字告诉了小哈兰。

小哈兰高兴地挥舞着小手，嘴里还“咿咿呀呀”地说着什么。

“她问你海是什么。”比拉姆翻译道。

这怎么解释呢？

玄奘想了想，说：“海，是一片很大很大的水域，就像这个湖一样。只不过更大、更深，望不到边也探不到底。有时大风来了，掀起几丈高的巨浪，冲到岸上，整个村庄都会被它淹没。”

他一面说，比拉姆一面翻译给小哈兰听，待听到这里，她忍不住叫了起来：“海，太危险了！没有人敢住在它的身边！”

“不。”玄奘道，“有很多人住在海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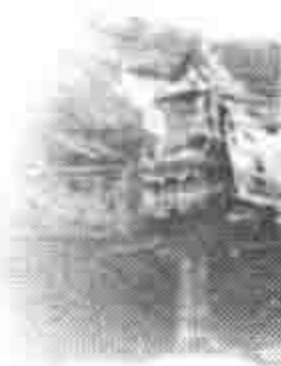
“为什么？他们不怕危险吗？”

“虽然危险，但是海很美丽，也很富饶。坐着大船出海，可以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因为有这些好处，人们宁愿为此付出危险的代价。”

太阳逐渐下山，夕阳的红光披洒在山峦上，几朵粉色霞云在天边发出瑰丽的光。碧蓝的湖水与洁白的雪山相互映衬，美不胜收。

真是个美丽的地方啊！没有了遮天蔽日的风雪，没有了随时可能陷落的冰谷，没有了那时不时出现的马贼和流寇。有的只是这蜿蜒的群山、秀丽的湖泊、可爱的女孩。要是西去的路上都是这么美的地方该有多好！

一念及此，玄奘意识到自己实在太贪心了，不由得苦笑一下，低宣一声佛号，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



告别了这对可爱的小姑娘，玄奘背着行囊继续西去。

热海的水不能用来饮用，他只能绕着湖走，从那些不断注入湖中的冰川河流里补充水源。

这些河流的周围植被茂盛，绿意盎然，风景如画。偶尔从草丛中蹦出一只兔子或几只黄羊，打破这令人心醉的宁静。

离开长安已经一年多了，这段日子以来，他一直都是荒漠、雪山中度过的，精神高度紧张。鞍马劳顿，疲惫不堪。眼前的美景，真让他有一种置身极乐净土的感觉。平日里总是拼命赶路的他，这会儿也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走得颇为轻松惬意。

太阳沉落到雪峰之后，天幕上只留下变幻不定的五彩霞光，好像是某个非人间的地方才拥有的。

可是，眼前这弯弯曲曲的牧道，星星点点的帐篷，袅袅的炊烟，散落的羊群，以及隐隐传来的牧羊人惬意的歌声，却又是那么真实，所有的一切都在提醒着他，终于又回到人间了！

轻轻默诵了一遍《心经》，竟是毫无阻滞。玄奘不禁释然地笑了，这么熟悉的经文他怎么可能会忘记了呢？所谓忘了《心经》，估计只是行进途中的一场噩梦罢了。

他在一棵树下歇了下来。头枕着手臂，躺在松软的草地上，望着远处那座白中透着浅蓝的雪山，微微有些失神。

随着夜色渐浓，雪山发出暗蓝色的微弱的光，在巨大的镶满钻石的黑色夜幕之下。

玄奘看了一会儿，打了个大大的哈欠，连日来的疲惫仿佛一下子从骨头缝里钻了出来，很快便进入了梦乡……

清晨，玄奘被从雪山上吹来的冰冷的晨风冻醒了。睁开眼睛，乳白色的雾气就在他的身周环绕着，恍若置身仙境。

不远处，数百棵榆树刚刚长出新叶，枝丫相互交叠，有如千百支利箭直刺苍穹，让缕缕初升的日光透射而出，向着漫天扩展。

玄奘被眼前的景色所感染，忍不住停下了脚步，驻足观赏。

红日从山峦密林间突然冒出，大如天斗，气势磅礴。刹那间，天地万物都被浸染成一片艳丽的红色，让人在震撼与心折之余，不禁暗自感叹天地自然的无穷神奇。

经过一夜的酣眠，玄奘感到前所未有的舒爽，他静静地站立在阳光下，任暖暖的红光洒满他的僧袍和面颊。寒气从骨缝里被逼了出来，顷刻间消散无踪。全身的毛孔尽数张开，尽情吸收着这令人迷醉的暖意。



第四部 行者玄奘

一切都是如此美好，除了手背和脚趾奇痒难耐。

“要是道诚他们在就好了……”

玄奘不可遏制地想到了他的那些高昌弟子，以及忠诚的手力们。他们现在很可能都在龟兹，在为他的安危担心。可惜没有办法告诉他们，自己已经平安翻过了凌山，正站在这么美丽的地方思念着他们。

现在，唯有替他们念上一段经咒，保佑他们平安、愉快。

踏着晨露继续前行，眼前出现了一汪泉水，大约一丈见方。水中央汩汩地往外冒着泡，上面飘浮着一层白色的雾气。

玄奘径直走到泉边，喝水、洗脸。他知道这里的泉水大都来自雪山，应该是很清冽甚至冰冷的。特别是浮在上面的那层白汽，估计是冷的吧。他已经做好了被冰一下的思想准备。可是，当他将手伸进那活泼的跳动着的泉水时，不由得呆住了。

这水竟然是热的！

在西域，很多地方都有这种天然热泉，当初在前往龟兹的途中就曾遇见过一个，那时，他的那些弟子和手力尽情地下水洗澡、打水仗，玩得不亦乐乎……

唉，怎么又想到他们了？玄奘无奈地摇了摇头，将袖子卷起，向更深处探去，并没有感觉更烫。他又绕着泉水转了一圈，在其他几处地方都试了试水温。确定没有问题上，不禁在心底感恩佛祖，令他在经历了沙漠的酷烈、冰山的严寒后，给了他这么一处洗去一身征尘的地方。

合掌祝祷了几句后，他便脱去衣衫，慢慢下到水里，连头一起埋在了温泉之中。微烫的泉水抚摸着他伤痕累累的身体，一身的疲乏顿时减轻了许多。

他伸出头，舒服地叹了一口气，只觉得冰冻的身心都被化了开来。

这里没有人烟，只有雪白的蒸汽包裹着他的身体，袅袅上升，像流动着的浮云，直追头顶那片纯净的天空。那里有一只硕大的兀鹰，平展着翅膀，悬浮在透明的大气中。

对于走了很远的路的苦行僧来说，这里真是个神奇又静谧的地方，多日积累下的疲倦如洪水般席卷而来，他几乎要在水中睡着了。

总算他的头脑还有些清醒，知道这里风景虽美，并非没有危险，还是早些上岸的好。

洗干净一身的风尘，再换上一件干净的衣服，玄奘来到附近的山坡上，出神地望着远处那片青翠的松林。

松林以上便是皑皑的雪线，山顶的岩石被阳光映得通红一片，这绿、白、红三色界限分明，煞是好看。

而在山下的草原上，遍地都是正在吃草的野牛群、色泽艳丽的麋鹿群、欢蹦乱跳的